





法國公園中之所見

予以體弱。每晨入法國公園。吸收新鮮空氣。數日來園中所見。頗多成國。茲錄其二如左。

手執嬰兒而啼。已見若干女傭。推木輪之小童車。往來於樹蔭深處。車中滿坐二三歲左右之嬰孩。雙輪可載也夫。

活潑。皆白可愛。其最壯者。或喜戲於綠茵之上。或靜伏於叢林之間。觀過天真。的是可喜。因思吾國孩童。新時正酣眠於母懷中。

雖紅日射益。家長猶不以促之使動。且有唯恐其醒之早者。以致養成其懶弱之身軀。與懶惰之習慣。而亞東病夫之國。將永無肅清之一日可戰也夫。

園中常雇小工數輩。取車聚潔。故一推塵積垢之處。少一可喜者。所置之長椅。晨間游客。儘可坦然面坐。無露跡或塵污之慮。蓋若輩早為拭去矣。予甚慰渾地。

##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crate, likely containing a car, with the text "HARDWARE 1" and "WOOD PALETS" visible on its side. The crate is made of dark wood and has a lighter-colored label or sign on its side. The text on the label is partially obscured but appears to read "HARDWARE 1" and "WOOD PALETS". The crate is positioned diagonally in the frame.

粵南某富室生女曰蓮娘。知書達禮。適有老尼募化至富室宅。見女大悅。謂女父曰。天下大亂。英豪並起。無論男女文武。宜覺習之。有事則可佐國家。立奇勳。否則亦可保鄉闈里也。如女公子欲學技藝。武術。余當授之。女聞之。大悅。哀求父館尼於家焉。由此單日習文。雙日習武。數年皆得尼之真傳。迨則徐林公爲鴉片與英宣戰。女兄戰歿。弟繼之以死。富室捐。家助餉。女乃羞然而起曰。此其時矣。奮袂而起剪髮從軍。殺敵萬計。方擬擢閩粵志士毀軍艦。而清廷示弱。道着某等議和。女大哭。欲以身殉。又聞清廷殉英人。諸將戍林公於新疆。乃曰。林老矣。不可不有調護之人。乃自投誠。拜林爲義父。從林隱去。適女已定婚。乃携婿同至林公處服膳焉。夫婦關係林公。至林死爲止。至今粵人尙有道蓮娘事者。

● 從林陝去。適  
● 至林死爲止。  
▲ 趙二  
客有談飛寇趙二

皆有鼓飛翅超二禿子事者。聞禿子山右人。生而足掌之心皆有毫毛。八九齡時里人有獵野豬者。二能飛逐野豬。生之。稍長。喜近鷄鳴。刺盜之捷。久之能獵狢狗。被網袋。無所不爲矣。人亦不知爲二所爲。又久之。京師金店某大戶人家。時被竊。人見二飽食圍衣。無所事。始疑之。又久之。始破竊。二潛入某王邸行竊。爲王萊所發。大所某時。二已年逾不惑矣。此咸同年事。顧佐山言之。

始疑之。又久  
某曉時。二已年  
▲雪姑  
雪姑姓邱名玉林

雪姑姓邱名玉林。粵之香山人。父爲紳士。兄爲儒商。家藏於貲。鴉片戰役。中國兵敗。中國割五口通商口岸。皆於英國。雪姑時年二九。豆蔻年華。冰玉其品。怒美人無理。因訪於父兄留學美國。既卒業返國。欲有所成。就乃往外交大臣處。詳陳治國之道。時清政腐敗甚。咬王爲各軍事衙門總理。除吸大烟禁佛法外。無一能。尤好引用奸黨。勾結東洋。故人皆責之爲僞父。時由外洋留學返國者。除容某及嚴復外。並女士。更有三人。王韞如女士。君女士詳陳民意之可貴。王尤笑謂爲愚。更不知所謂民意者。女士乃憤而南下。居漢上授徒爲教。然聞女已嫁人。及保羅黑起女。年已九旬。今漢泉有王夫人墓。即雪姑也。乃詳述一生歷史。漢泉沈太史得忠。日昨過我。經談甚詳。言雪姑事若此。

探

鮑長遊經濟學期工。他想到外邊租一不易爲。計惟公司附在自已所開屋賃舍。需費浩大。股本用罄。一月進學校內。好得月進月亮。相

新開路書院弄相近。有一月棉花店子。店主極其頑固。腦後一根豚尾。是去年他外孫子戲弄剪去。至今尚有餘痕。他還有一位閨女。年歲已經及笄。尚未有人問字。終日默坐店中。轉同母親料理針黹。不許出門一步。如有年輕顧客上門。趕速叫他迴避。所用的影射。皆是惡意無知者。

大通路平江公所對面。有一小書店。店中並無男主。就是一位女主。帶着三四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做生意。這位女主人近三十而面妝甚盛。頗像頭二十歲。有時帶着一羣年輕的學生。在後面聚打麻雀。甚至終夜不息。櫃檯上生意。就放把這四個孩子去做。這四個孩子。有時互相擲打。有時伏案酣眠。日前門外來了一位仁兄。把他櫃裏的貨物偷去不少。他們都不知道。

讀書人不才這句話。我知道大家聽了一定都不懂。並且還可以斷定大家都要說。讀書方才有材能。材能一定從讀書中得來。爲什麼讀書人反而不材呢。唉。這句話很有道理。讓我細細的講下去。

現在有一般學生。費了很大的學費。什麼大學中學畢業。到社會上去謀一個生活。譬如海關郵政電報等。他本來的材力。是夠充當這一種職業。但是終不見錄取。原來他們的錄取要有錢取。不拿學費的學生做標準。儘管他有面子 and 私下的保證金。不管他程度配不配。這樣一來。有材的隨他這樣。總是一兩不材的。而不材的面子和保證金倒成了有材的材力。所以有材也只好作不材的看待。唉。難怪做官要運動。是這一些有實務也要運動呀。

(時賢)

介紹

清和芳的燒賣，張開路口的清雲里，新新開設一個賣燒賣的攤子，名叫清和芳的。他們有一種燒賣出售，是用糯米和火腿做餡。滋味很不錯。店時，當時吃出了名。以為這餅餅元三枚。雖有數錢，該時時

重經

何處寄朝雲。  
玲瓏誰與唱刀環。千古靈犀斷  
石開。記得相逢烟片小。後園  
花老倚闌干。

贈別汪子煥

君赴申 (續海)

那堪腸斷兩江流。一日雙君出  
鳳州。揮揮此辭如執手。艱難  
涉迢合低頭。從今驛裏空雲樹  
。自昔桑東度馬牛。湖海少年

世上。豈復有正人哉。笑曰。妹  
好。故委身事之。非學輕薄桃花  
都不管。女兒家如絕代名花。本  
又運至此城郊外。十里花有暇。  
語。歸途別去。林默女曰。爾歸  
女曰。彼債如此。不足慮也。於  
數日。林亦至其家。彼此遂相  
簡至。國名鶴兒。歸自識女後。  
共寢。一日女泣。謂曰。相聚無幾。  
青年。何遽出此。曰。傾國難留。  
亦不得已而別耳。林曰。然則離  
之故居。緣道終不可定。倘有緣

限州。擢。涉世合低頭。自昔梟虜。嘗劍客。觀。

嘗劍客翻行漫效女兒愁。  
 酒醒前背快洗臉。不堪今日各  
 西東。春風吹儘狂沙綠。斜照  
 滿離野樹紅。衣襟三年數會少  
 。請君一去別愁邊。就事東浦  
 空中國。莫向花間惜惜公。

佳月亦爲酒淚。次日晨起。女易  
 知其有異。雲挽之。絕裾而去。  
 能立不歸。雲衣於地。轉瞬間  
 。花分幾瓣。清麗淥肌。與別本  
 雲衣枯槁。厚葬之。初見爲三母  
 寒月種主人曰。人各有癖。  
 畏。歷千里而不辭。卒以身

空中國。莫

自播之也。秘其種而自藏。人必以爲  
 之愈深。苟出以售世。人知其易致也  
 無所用矣。况人買去。培養。雖有佳  
 保養之則長。摧逼之則短也。君亦  
 花。賸奪軍載肩負。繼接於道。不一  
 治梅。羅雲佳月灌新動機。女則但事  
 君明年開花試之。俱爲多種。意與  
 之相。皆得之從一。看苦心。不  
 遲速。人自不盡耐得耳。

又



去年前年的秋天。上海馬路上。  
 大敗盧水祥。「盧水祥大敗齊燮  
 大家隨筋筋服來還記得。今年這

##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steam-powered traction engine pulling a passenger car. The engine is on the left, with a tall smokestack emitting a plume of smoke. The passenger car is on the right, with several windows and a roof. The scene is outdoors on a dirt or gravel surface.

去年前年的秋天，上海馬路上。有一種很紛雜的呼聲，什麼「齊聚元大敗盧永祥。」「盧永祥大敗齊聚元。」一個銅板一張，這種印象，大家腦筋裏原來還記得。今年這個多事之秋，不辛與佩孚和蔣介石發生了戰事，影響及於東南，上海的快報，於是乎又因此復活。當局雖熱心禁止他傳賣，但是仍舊禁不遑做。前天出去，在路上，看見那衣衫襤褸的老槍，手裏拿着一疊的紙張，又在那裏喊著「蔣介石親目說兵」，「孫傳芳保護安民。」一個銅板了。唉，這大約也是做幾週紀念

西婦  
風

日昨下午二時許。予在北四川路  
道路口。候候由公園觀子園開往  
德縣路之一路電車。一老人年約八旬  
衣裝單薄馬褂。手持拐杖。步履蹣跚  
在新焉。未幾。該路電車可面  
在。老人登車轉面。予索隨之。  
時乘者擁擠。與鄉客足踏。前旁  
者十分之九爲婦女。但九分之七  
我國婦女。早經滿座。老人登車  
我國婦女及二三壯夫。談笑自  
。伴作未暇。形跡頗寂。然一面  
已離坐讓諸老人。老人環顧對婦  
諸車至南京路。浙江路口。西婦  
車屢度南京而面而去。予預目觀  
滋感五中。爰作小語。以告國婦  
雲瑞曰。我國婦女多未嘗受過  
教育。不足爲怪。惟二三壯夫。  
藐視老人。不以禮遇。殊堪責耳  
。西婦之行。可以風矣。